

顾维钧回忆录

1112
0423
629

顧維鈞 回憶錄

抄
全

第十分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
中華書局

P 90 7 19

責任編輯：劉德麟

顧維鈞回憶錄

Gu Weijun Huiyilu

第 十 分 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18 1/4印張·1插頁·489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400冊

定價：12.55元

ISBN 7—101—00401—6/K·177

目 錄

第十分冊

第七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1950年 — 1956年)下

第六章 華盛頓莫斯科新領導人高談和平時期 (1)

1953年 1 月— 8 月

第一節 艾森豪威爾的援華“新”政策 (1)

1953年 1 月20— 3 月17日

第二節 朝鮮停戰及其對國民黨中國的影響 (81)

1953年 1 月— 8 月

(1) 僵局打開：對戰俘問題的協定；自由中國前途 難卜 (81)

1953年 1 月— 6 月8日

(2) 停戰協定和擬議中的政治會議 (141)

1953年 6 月8日— 8 月

第三節 美國和自由中國之間的互助合作問題 (202)

1953年 3 月16日— 8 月

(1) 爭取軍事合作及解決諸如在印度支那和緬甸 的中國軍隊等問題的努力 (202)

1953年 3 月16日— 5 月

(2) 1954財政年度的對華共同安全援助 (253)

1953年5月5日—8月

第七章 從板門店到日內瓦 (295)

1953年9月—1954年2月18日

第一節 把世界問題拿到會議桌上的連續嘗試對
國民黨中國的影響 (295)

1953年9月—1954年2月18日

第二節 大使館事務 (372)

1953年9月—1954年2月

(1) 蔣經國訪美 (372)

1953年9月—10月中

(2) 美國援助問題 (440)

1953年9月中—1954年2月

(3) 其他問題 (492)

1953年9月中—1954年2月

附錄一 1953年2月3日蔣介石總統聲明 (541)

附錄二 1953年2月12日對蔣介石總統的無線
電訪問 (542)

附錄三 1953年3月2日在臺北與李彌將軍的
會談記錄 (544)

附錄四 關於蘇聯和平攻勢的性質問題蔣總統
與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往來信件 (553)

附錄五 1953年5月11日溫斯頓·邱吉爾在下
議院的演講詞摘要 (558)

附錄六 1953年6月23日蔣介石總統致艾森豪
威爾總統信 (566)

附錄七 中國政府就朝鮮問題政治會議致美國
政府備忘錄 (567)

附錄八 1954年1月3日《普羅維登斯星期日
報》評述阿瑟·迪安先生主張重新考
慮對華政策的文章 (569)

附錄九 財政部嚴部長致美國預算局局長道奇
先生有關援助問題的備忘錄草稿 (573)

第六章 華盛頓莫斯科新領導人 高談和平時期

1953年 1 月—— 8 月

第一節 艾森豪威爾的援華“新”政策

1953年 1 月20日—— 3 月17日

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共和黨總統就職典禮，是一次盛大的活動。據新聞報導，這次於1953年1月20日舉行的大典，約有七十五萬人從全國各地前來觀禮。爲了避免交通擁擠並爲了按時到達，我和我妻子去得很早。各國使節和他們的夫人，都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聚齊。我們從那裡被領到另一個房間集合，以便列隊前往設於國會大廈臺階上的觀禮臺。我們的隊伍以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馬歇爾將軍爲前導，隨後是卸任的內閣成員、聯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各法官、新任副總統、卸任總統，然後是新任總統。當兩位最高政府首腦出現時，軍樂隊樂聲大作，形成一種令人難忘的景象和場面。

尼克松副總統的就職宣誓，由新任參議院共和黨政策委員會主席諾蘭參議員主持。新總統的就職宣誓，則由首席法官主持。總統在演說之前，作了“個人祈禱”。我聽說禱文是艾森豪威爾將軍爲就職儀式而親自撰寫的。禱文雖然簡短，但頗爲有力，很是鼓舞人心。他的演說，我在前一天晚上已經從報紙上讀過

了。內容是宣佈新政府的施政方針綱要，其中強調了某些指導原則，但沒有透露付諸實施的具體辦法。

隨後，禮賓司司長及其副手帶領外交使團到布萊爾大廈參加冷餐午宴。這是一項改革，與1949年不同。那時只有咖啡和冷三明治。離場時，各位大使都很容易地找到了自己的汽車，沒有那種令人煩惱的長時間耽擱。然後我們被領到總統的檢閱臺，觀看就職典禮的遊行。一切都籌劃得很周到，使大使們感到舒適。我和其他使節都親自向禮賓司司長西蒙斯大使道謝，感謝他為外交使團所作的令人滿意的安排。

遊行隊伍很長，極為壯觀。大約在下午兩點半開始，我們離開時，已經是下午六點了，而隊伍還未過完，總統還在檢閱臺上。我們周圍的大多數外交官，在早一些時候就都離開了。多數美國官員和來賓以及羣衆也都已離去，因為天氣逐漸冷了下來，天也已很黑了。可是我們一直堅持，看到了內華達州參議員馬隆夫婦騎着馬代表他們的州出現在遊行隊伍當中。那兩匹漂亮的白馬是從我們的一位好朋友那裡借來的。

晚間，我參加了在喬治敦大學舉行的就職典禮舞會。另一個舞會在國民警衛隊訓練中心舉行。總統及其隨行人員先去那裏，並於零點四十五分來到喬治敦大學。跳舞的人擠滿了舞池，但當宣佈貴賓光臨時，跳舞立即停止了，人們擠進了舞池。我們和那些沒有前往國民警衛隊訓練中心的外交官都坐在緊靠總統包廂的邊座上。在艾森豪威爾總統和夫人到達之前，新任國務卿杜勒斯夫婦已經到達，前總統胡佛也已到達。外交使團中，有一部分人在總統之後到達，他們被安置在總統右側的邊座。羅伯特·古根海姆作為就職典禮舞會委員會主席，帶領一批一批的與會客人往來於總統的包廂。

在一整天的慶祝儀式之後，杜勒斯顯然是疲乏了。許多大

使及夫人也是如此。因此，杜勒斯派人請求總統准許他離席並獲得同意。他對我和其他幾個人說，如果我們願意離席，可以自便，而不必等總統一行先走。說完了這些話，杜勒斯和夫人就走了。但是我和我妻子繼續留下來等待。法國大使博內夫婦很不耐煩，他們在等候機會，準備在總統離席時同他握手。西班牙大使也是這樣，他在總統包廂的入口附近踱步，而那裏的警衛則制止任何人進入。但是總統一行和副總統尼克松夫婦終於離席了。博內夫人得到機會同總統說話，而博內和萊克里卡沒有得到機會。至於我們其餘的人，因為總統一行在狹窄的通道裏匆匆而過，四面八方都有特工人員層層警戒，根本沒有打算去接近他們。

周以德夫婦以及幾位議員在舞池向我打招呼。周以德用漢語向我和我妻子致意，話說得非常動聽。我們離開喬治敦大學時，坦克斯利夫婦找不到他們的汽車。仲冬之夜，大風呼嘯，所以我們請他們搭乘我們的汽車。據他們說，外交使團團長挪威大使曾大發雷霆並提出抗議，因為他的汽車在前來會場之時被攔住，當時總統一行剛要從那裏通過，值勤警察奉命制止一切車輛通行，以便為總統一行讓路。他一再向警察懇求，並請警察注意他的“外交使團1號”的車牌，但完全無效。他只好等待，最後徒步爬上陡峭的石臺階到達了會場。問題在於他在大使館舉行了一個宴會，直到晚上十一點以後才同他的幾位客人前往舞會。由於太晚，就無法避免與總統一行相遇的麻煩。

早些時候，我們都認為蔣夫人可能前來華盛頓參加就職典禮。1月9日，星期日下午，我到達紐約卡萊爾飯店時，曾接到華盛頓大使館傅冠雄的長途電話稱，黃仁泉剛用電話通知他，蔣夫人正計劃訪問華盛頓，參加1月20日的總統就職典禮，並將在雙橡園小住。傅冠雄說，黃仁泉打電話的目的是通知我，一俟蔣

夫人從華盛頓接到參加典禮的邀請，她將找我商量。

我於1月13日星期二返回華盛頓後，即囑傅冠雄向黃仁泉詢問，蔣夫人是否預期能接到參加慶典的邀請以及何時能前來華盛頓，同時告知黃仁泉，我和我夫人都熱誠歡迎蔣夫人在雙橡園小住。傅冠雄回話說，黃仁泉那天上午告訴他，華盛頓還沒有邀請蔣夫人參加新總統就職典禮，但是如果她來，她就會在雙橡園住兩三天，我們不妨為她的訪問進行必要的準備。

我立即着手為她安排一次宴會和招待會，並通知雙橡園的人員為她準備好住處。主要的困難是，通知來得如此匆匆，要為這樣一位高貴而不好伺候的夫人把住處佈置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後來，傅冠雄彙報了從黃仁泉那裏得到的進一步消息說，如果蔣夫人接到邀請到華盛頓來，很可能由孔祥熙夫婦陪同，屆時孔夫人也要住在雙橡園，而孔祥熙則到第十六街他兒子孔令傑當時的寓所去住。

星期三上午，我又囑傅冠雄和黃仁泉通電話。傅冠雄從黃仁泉話中得悉，由於無法解釋的某種原因，邀請仍未收到。然而黃仁泉說，他聽說國務院反對向蔣夫人發出邀請，因為過去沒有先例，從而很難為她安排適當的座席。我猜想負責各項安排的國家就職典禮委員會一定是遇到了某種障礙或困難。

那天黃昏，安排總統就職典禮的國會委員會總部用電話詢問大使館，蔣介石總統和夫人的名字如何拼寫。這似乎表明，雖然邀請尚未發出，但已在準備寄發。於是我召集譚紹華和傅冠雄進行商議，並同意了譚紹華的建議，即最好的辦法是給孔祥熙打電話，向他打聽該如何拼寫，他所告的拼寫是可以作准的。

當天晚上，我參加了助理國務卿艾利森夫婦在布萊爾大廈舉行的冷餐晚宴。回來後，我給孔祥熙打了電話。由於他在長島住所的電話打不通，我只好給李國欽打電話，打聽孔祥熙的準

確電話號碼。最後我接通了孔祥熙的電話。我告訴他，我聽說蔣夫人可能前來華盛頓參加總統就職典禮，我和我夫人都將盡一切可能歡迎她，並使她在雙橡園過得舒適。

孔祥熙似乎不大愛講話。他說，他將向蔣夫人報告。我向他詢問了蔣夫人從紐約動身的大致日期，並向他提到，由於時間太緊，我不得不盡快進行必要的安排。這時孔祥熙說，蔣夫人已被邀請，但是尚未接到請帖。如果蔣夫人前往華盛頓，他和孔夫人將陪伴她。他答應一俟蔣夫人就此事作出決定，就立即通知我。

星期四早晨，我吩咐崔存璘前往安排總統就職典禮的國會委員會總部詢問他們瞭解蔣總統夫婦名字拼寫的目的，以及這是否與邀請蔣夫人參加就職典禮有關。當天下午崔存璘回來報告說，瞭解正確的拼寫，是爲了向蔣夫人發電詢問她是否有空參加1月20日的就職典禮。這使我聯想到此事一定遇到了某種困難，所以採取發電報的巧妙方法。但是困難是甚麼？發電報是否旨在暗示由於蔣夫人是中國總統的夫人，從而因禮儀上的複雜性而不便邀請她參加慶典？抑或由於按照美國的傳統，新總統的就職典禮純屬國內活動，過去一向不邀請外國貴賓參加慶典，從而難以爲蔣夫人安排席位？

1月16日星期五早晨，游建文用電話通知傅冠雄，孔祥熙曾於星期四晚和我試通電話，但是由於華盛頓電話號碼的變更，電話沒有打通。因此，孔祥熙囑游建文通知我，蔣夫人還沒有決定是否前來華盛頓。但是游建文並沒有說蔣夫人是否已收到請帖。

在此期間，我已囑我妻子購買新沙發和一些新窗簾，以美化雙橡園的會客室和圖書室。但是1月16日星期五晚，黃仁泉用電話通知傅冠雄，蔣夫人決定不來華盛頓，但孔祥熙夫婦還是要

來的。

星期六早晨，我囑傅冠雄給黃仁泉打電話，請他轉達我和我妻子邀請孔祥熙夫婦於1月19日星期一晚間同我們共進晚餐，然後一起去洛氏首都大戲院參加總統就職典禮的慶祝活動，因為我們尚富餘兩張入場券。孔令侃也被邀請同我們共進晚餐。星期六晚上，正當我參加衆議員卡羅爾·基恩斯夫婦在國會俱樂部爲衆議員約瑟夫·法林頓夫婦舉行的招待會時，游建文給我打電話。當他得知我不在時，他就囑我的管家賈子向我報告，蔣夫人已經決定不來了，因為她感到不舒服。游建文沒有談到孔祥熙夫婦。

星期日中午，我打電話給游建文再證實一下情況。他說蔣夫人感冒了，這加重了她的蕁麻疹，所以她決定不訪問華盛頓了。我向他詢問孔祥熙夫婦是否前來華盛頓。游建文說，他說不準，因為孔夫人要陪伴蔣夫人。然後我提到了我邀請孔祥熙夫婦在星期一晚上共進晚餐，隨後參加總統就職典禮的慶祝活動。游建文不知道他們能否接受邀請，但是他答應弄清楚後立即告訴我。當天晚上，他又打來電話說，孔祥熙夫婦歉告不能同我們共進晚餐，因為他們將乘汽車前來，不確知到達時間。游建文還說，他們在華盛頓逗留的時間很短，可能在1月21日離開。

所有這些都由傅冠雄證實了。他在1月19日星期一中午報告說，黃仁泉在前一天晚上曾給他來電話說，孔夫人不來華盛頓了，但孔祥熙將驅車前來。傅冠雄說，黃仁泉還告訴他，孔祥熙曾要求黃前往紐約，大概是要他陪同孔前來華盛頓，但是孔祥熙不會來吃晚飯，因為他無法確定到達的時間。

星期日下午，我在一次招待會上遇到了杜威州長。這次招待會是就職典禮委員會爲各州州長和特別貴賓在斯塔特勒飯店舉行的盛大活動。每個州在招待會場有一個隔開的小間，以供

州長或副州長歡迎來賓。我特地費了好大氣力去接近紐約州的杜威州長。很多人排隊向他致意。但是經過十五分鐘的摩肩擦踵，我和我妻子終於見到了杜威夫婦。他們很熱誠。杜威低聲問道：“蔣夫人收到請帖了嗎？我已盡了最大努力。”我也低聲說：“我相信是接到了，但我聽說，由於健康原因，她可能不會來了。”

在斯塔特勒飯店二樓走動時，我碰到了再次擔任衆議院議長的小約瑟夫·馬丁。我們互致問候後，馬丁對我說，請帖已發給蔣夫人。他說，他曾同參議員斯泰爾斯·布里奇斯談論此事。他們兩人都贊成向蔣夫人發出請帖，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可使國民黨中國覺得好些。我對他的善意表示感謝，但暗示蔣夫人尚未康復，因而恐怕不能前來華盛頓參加總統就職典禮。

在這之前幾天，我妻子曾對我說，她的一些共和黨女界朋友曾告訴她，有人強烈反對邀請蔣夫人和孔祥熙夫婦，而且如果向他們發出邀請，他們應該在大使館的引導下前來。這些婦女對艾森豪威爾在競選中沒有得到在紐約的這些知名華人的支持頗有怨言，但是她們向我妻子保證，這只是她們的個人感情，絕不會影響共和黨政府支持臺北的國民政府和增加軍事援助的政策。

蔣夫人終於未來華盛頓，而孔祥熙則前來參加了總統就職典禮。我於1月21日星期三的晚上宴請了他。我還邀請了他的一些老同事與他同桌，這使他很高興。席間回憶了當年他參加喬治六世加冕典禮以及作為赴德法特使的愉快經歷。他特別愉快地回顧了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引見他時，曾向英王談到他在財政部長任內主持中國財政所取得的成功。他親自對我說，他到華盛頓來，並不專為參加總統的就職典禮，也是為了會見一些老朋友，特別是雷蒙德·莫耶。他說，莫耶在華盛頓從事各種職務

之前，曾是他原籍山西省的一位教會醫生。

幾天後，我設午宴招待美國陸軍副參謀長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俞大維將軍曾於1月9日來訪。他對我說，泰勒計劃到遠東旅行，並將同奧姆斯特德將軍一起訪問臺灣。俞大維要求我舉行這次午宴，我欣然同意。俞大維說，泰勒是後起的將領中最聰明、最機警的一位。在不久的將來，他肯定有一天會成為陸軍參謀長。俞大維還說，泰勒是兩棲作戰的權威，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認為對籌劃大反攻有功。

從我在午宴上和泰勒的接觸看來，他是一位能幹而聰明的軍人。他說，他曾被指定前往臺灣視察軍事援華顧問團的工作，但既然已奉命接替范佛里特將軍在朝鮮擔任第八軍軍長，他不得不放棄原定的訪問計劃而由奧姆斯特德擔任視察團長了。我講了幾句歡迎和祝賀的話，並提議為泰勒將軍的健康和出任新職成功乾杯。他的新職對自由事業是非常重要的。泰勒在致答辭時向我表示謝意，並開玩笑地說，他是“冒充”而來的。他向其他客人說明他原計劃訪問臺灣，後由於接受前往朝鮮的任命而必須放棄該計劃。接着他提議為“我們的盟國和朋友中華民國和蔣介石將軍的健康”乾杯。

1月31日下午，譚紹華來電話說，國務院的艾利森想在當天見我。由於那天不可能，他最後為我安排於2月2日星期日上午同艾利森會見。我猜想這是關於宣布涉及第七艦隊的新政策。報刊在這方面已經談得很多。但在敘述這件事情之前，我想先談一下葉公超在同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談話時曾提出的一點，我認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葉公超曾說，中國政府希望美國在作出任何重要政策決定或任何與國民政府有重大關係的重要行動的決定時，先將決定通知我國或者至少通知大使館，以便由大使館向政府報告。作

爲例證，外交部長提到了關於派遣第七艦隊防衛臺灣海峽的最初命令。葉外長對艾森豪威爾總統說，臺北政府是從美國的通告中得知這個命令的，通告的大意是美國已經採取行動，而無論是大使館還是政府，事先都沒有接到通知。他表達了這樣的願望，即今後遇有這類事情，請美國政府務必事先告知中國政府，因爲這對臺灣的公衆輿論和臺灣全體民衆的情緒有重要影響。他在同杜勒斯談話時，也提出了這一點。杜勒斯向他保證，今後在影響臺灣中華民國的政策問題方面，如採取任何重大行動，中國政府或大使館會事先得到通知。

葉公超在同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談話時提出這一點，是很有道理的，因爲派遣第七艦隊防衛臺灣海峽的通告聲稱，目的之一是要阻止臺灣對大陸的任何軍事行動。這是一個單方面的行動，賦予華盛頓在這個局勢中以唯一裁決者的角色，而且不能認爲是很友好的行動，對於中華民國來說尤其不友好，因爲中華民國是美國在戰時的盟國和在遠東的公認的友邦。

在臺北，葉部長看到了各報的電訊報導稱，艾森豪威爾將在2月2日致國會的咨文中表明，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6月27日宣佈的中立化政策將予修改。於是他於1月31日約見藍欽公使。他首先對藍欽說，如果美國新政府準備修改臺灣中立化政策，他衷心希望美國先同臺灣洽商。

他還告訴藍欽：（1）我們的海軍和空軍力量急需加強。目前的力量尚不足自衛。因此，實施防守臺灣的政策仍然需要加強；（2）如果美國打算在遠東採取更爲積極的政策，那麼，對臺灣的軍事援助的數量和種類需要重新加以考慮。

約在收到葉公超關於他同藍欽談話的通報的同時，我正在起草給他的一封電報。電報的內容是報告當天（1月31日）上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報導稱，據權威方面的消息，艾森豪

威爾已經決定修改中立化政策，以便使國民黨的武裝部隊能够進入大陸，但是第七艦隊將繼續在臺灣海峽巡邏，以防止共產黨方面對臺灣的入侵。《紐約時報》還說，這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經過磋商後作出的決定，而且總統已經命令參謀長聯席會議予以執行。該報又說，這項決定可能在2月2日總統致國會的咨文中宣佈。我在去電中補充說，類似消息是首先由美聯社的約翰·海托華透露的。但是按照海托華的說法，他所知的新決定並不像報紙上所說的那樣明確。

我還報告了值得注意的另外兩件事：（1）美國海軍剛剛宣佈，太平洋艦隊司令雷德福海軍上將將來華盛頓討論有關海軍的事務；（2）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威利於1月30日在參議院宣稱，如果在遠東出現一個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樣的安全機構，他不會感到驚訝。

同一天，即1月31日，在臺北，藍欽公使大概在同葉公超會談後回到大使館時，接到了國務院的電報指示，要他拜會葉外長，並秘密通知葉公超，艾森豪威爾準備在他致國會的咨文中宣佈，他將命令第七艦隊不要干預我方對大陸的任何行動，但是美國將繼續阻止大陸對臺灣和澎湖列島的進攻。艾森豪威爾還將宣佈，這一步驟並不意味有入侵大陸的任何意圖，也不表示美國對我方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的任何改變。於是藍欽又回到外交部同葉公超再次會談。

葉公超在向我們報導藍欽所接的指示及其第二次拜會時，還通知我說，蔣總統於當天（2月1日）上午接見了藍欽，並感謝他所提供的消息。蔣總統表示了今後能够加强中美軍事合作的希望。葉公超還說，在艾森豪威爾講話後，政府準備發表一個簡短的聲明，以表示同意和贊賞。

葉公超來電到達時，我在華盛頓也已證實了艾森豪威爾確

實將於第二天在他致國會的咨文中宣佈修改中立化政策。為此，就在那天，即2月1日，我致電葉公超通知他，據機密來源的消息，艾森豪威爾將宣稱：隨着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政府曾命令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巡邏以達到阻止中國共產黨進攻臺灣和阻止國民政府侵犯大陸的雙重目的。自從該命令發佈後，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裏，中國共產黨不僅參加了朝鮮戰爭，而且拒絕了為締結和約而進行全面談判。最近，他們與蘇聯共同拒絕接受由印度提議並經聯合國五十三個會員國同意的決議。在此情況下，美國認為其海軍不再有庇護中國共產黨的理由。因此，他命令第七艦隊停止在共產黨一方庇護中國。

我在去電中還說，當天的報紙，除報導艾森豪威爾即將變更對第七艦隊的命令外，還聲稱國會的兩黨議員全都表示同意這一行動。此外，麥克阿瑟將軍也發表了讚揚這一步驟的聲明。

如所預料，當我於2月2日在國務院拜會助理國務卿艾利森時（這次拜會是我未能於31日見他而安排的），他遞交給我一份艾森豪威爾即將頒發的命令。這份命令撤銷了對臺灣向中國大陸採取行動的限制，在形式上是對第七艦隊的指示，但是艾利森沒有把對艦隊的命令的全文給我。

事實上，根據這次會談的記錄，艾利森開門見山，一見面就說，他願意告訴我，艾森豪威爾將要在當天致國會的國情咨文中宣佈，他將命令美國第七艦隊停止保護共產黨中國不受臺灣中國國民黨的進攻。然後他遞交我一份咨文副本，要求我看一下用紅鉛筆劃出的兩段。

我看了看，發現第一段是有關朝鮮戰爭的，其中聲稱新政府的政策是訓練更多的大韓民國軍隊，並向他們提供更多的裝備，以便他們在與共產主義侵略者在朝鮮的戰鬥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二段回顧了杜魯門1950年6月給美國第七艦隊的使臺灣